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“天上方满日,地上已一年”,说的是神仙生活,也可以表达旅行的感觉。在家时过着程序化的生活,一天和一周似乎没有差别,日子一晃而过。在外呢,每刻看到的风光都不同,一天的见闻抵得上一年,好像过了许多天,掐指一算,仅两天而已!所以,虽然生命的长度不能拉伸,但可以增加其宽度,旅行是拓宽生命的好办法。

旅行自然离不开交通工具,如果不是远涉重洋,坐飞机实在不是聪明的选择。它把一次美妙的过程缩短了,只剩下开头和结尾。虽然在空中能看见白云,能遇上美艳

漫步在远方

的空姐,但这艳遇委实太短,远不足以弥补在地上猎奇的收获。地上的奇花异草、云遮的山峰、林间散步的牛羊、在树梢上打架的小鸟等,你统统看不到。

最好的旅行一定是慢节奏的。不少人爱跟着旅行社走,玩什么几线游,一群人被“大雁”领着,像热闹的蝗虫,呼啦一声拍照,再呼啦一下购物,最后呼啦一下“飞”走了。蝗虫过后留下一地光秃秃的庄稼秆,他们所到之处则留下一地垃圾。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,只能叫观光。

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在慢节奏旅行上,古人是我们的榜样。坐着牛车,向着夕阳西下处漫步,秋看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春看争暖树的早莺、啄春泥的新燕。或遇水乡旧宅、竹篱茶肆,索性停下牛车,喝几盏新茶,看一场老戏。喜逢霜林,看燃烧的红叶——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悠然自得。

我有一老友,旅行时也带着工夫茶具,遇深山老泉、茂林修竹,便坐下来喝几杯。有人说,你旅途还背着茶具,累不累?他反问:“旅途难道不是人生的一部分吗?”

我曾在北京站的休息厅里,见一个男人对着红木茶盘独饮。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,我在一

边偷看,觉得他喝茶的样子特别美。我还给他拍照,取名为“旅途·一个人的下午茶”。

最美的旅行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,逛曲折小巷,尝当地美食,观风物人情,找“土著”拉呱儿。累了休息,闲了散步,如闲云野鹤。所谓景点,看可,不看亦可,反正在电脑上、明信片上都已看得烂熟于心,它属于所有人,也就没啥稀奇,最稀奇的是你在散步时看到的细节。捕捉不到细节的旅行,如一本只有目录的书,昂贵而空洞,其实毫无意义。

有一次,我对人说:“我打算去白云山散散步。”她惊讶道:“真是文人,不说旅游而说散步!”可天地良心,我并非故意标新立异。我细想一下,认为内心深处的旅行,实质上就是一次次远程散步。

散步注重心灵的闲适,旅行侧重猎奇。陌生的地方,一切都鲜活新奇。过来人的劝告、旅游指南都抽象笼统,只有自己亲身体验一次方才明白,等终于彻悟,旅程也就结束了,这多么像人生啊!

“所谓旅行,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看看。”只是看的过程最好不要着急。如果没有散步的心情,不去也罢,家里安逸,“花钱买罪”不如在家“花钱买醉”。

【后山史话】



■ 任见

另名后山,有各种作品约二十万字,如《洛阳往事》《帝都传奇》(九卷本)等。全新的判断、犀利的表述、深刻的幽默、温暖的交流,是任见著作的美质和特色,本报首家推出其“后山史话”系列美文。

涿鹿的记忆

东夷族部落首领蚩尤,是跟炎帝、黄帝并列的大首领。

蚩尤的东夷诸部落,在黄河下游一带生活。在大洪水时代早期,本来可以耕种和狩猎的地方,渐渐变成水乡泽国,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就要吃亏。

那就朝上游挪挪吧。蚩尤带着众人向西行进。西边是伊洛河平原,那是炎帝和黄帝的地盘。炎帝在瞅空子绑扎那些倒伏的庄稼,黄帝握着袖子来战蚩尤。

蚩尤身先士卒,率领八十一弟兄,挥舞戈矛,呼啸冲杀,战如雷霆,甫一接战,黄帝的人马就被冲得纷乱不堪,屁滚尿流,一片哀嚎。

黄帝抛下几百个正在呻吟、挣扎的伤兵,逃命去了。

蚩尤乘胜追击,攻势凌厉。黄帝大丢面子,拍着大腿乱骂,最后决定后退,诱敌深入,设伏消灭蚩尤。

黄帝离开伊洛河平原,主动向北撤退,一直退至涿鹿一带的沙滩上。

涿鹿,并非今天的地名,其乃“浊陆”也,即一片混浊流水间的陆地、沙滩。混浊的流水就是黄河,那时的黄河比现在的偏北,而且水流混乱,分合不定。

蚩尤战得兴起,率领弟兄们蹚水掩杀过去。黄帝手下有个叫应龙的,是个氏族头儿,走到轩辕辕车跟前,向黄帝出了个馊主意:“我们在上游筑坝蓄水,然后猛一决堤,把蚩尤淹死。”

黄帝说“此计甚好”,便让应龙干。干了一半,天降暴雨,大坝突然溃决,洪水排山倒海,淹没了黄帝的人马,部卒们自相践踏,哭天叫地,落花流水。

蚩尤则跑到土岗上,带领他那些披着兽皮、举着金属兵器的部下,又唱又跳,狂吼乱叫。

黄帝认为是蚩尤在兴妖作法,以巫术请来了风伯、雨师,把自己的队伍消灭了,恨得咬牙切齿,同时也醒悟了,便找个土堆爬上去,请来玄女和魃(bá)妇,卖力地作起法来。

两个巫婆来帮忙,竟然都奏效了。风雨再度登场,把蚩尤的人马卷得站立不住,阵脚大乱。

蚩尤远距离作战,孤军深入,后勤不继,加上环境生疏,敌情不明,武器残损,在最后的大决战中,他被黄帝击败了。

黄帝把蚩尤挂在车辕上,让车快跑,勒死他,然后把蚩尤的头发连同头皮扯下来,高悬到杆子上,谓之“蚩尤旗”。在后来的四方征讨中,敌手看到“蚩尤旗”,即先骨酥神崩,不战而降。

黄帝杀了蚩尤,收编了蚩尤的残部,成了中原老大。《黄帝内传》说:“帝斩蚩尤,因立台榭。”他还建造了一个亭子,给自己记功呢!

东部原属蚩尤的那些部落——“东夷九黎”,大劫之后,为免受死,“举家”南逃,一直逃到南方人迹罕至的深山里,后来成了南方人的祖先之一。

【幻游史空】



■ 李焕有

大学教授,学报编辑。酷爱国学,书虫一个。遨游上下五千年,思考江湖风雨间。读《世说新语》,感悟当下人生。撷取历史片段,愿与读者分享。

司马昱,也就是东晋的简文帝,在任抚军大将军时,不修边幅,随遇而安。他的床上灰尘很厚,也不让佣人拂拭;老鼠在上面乱窜,留下痕迹,他竟拍手叫好。

有一天,简文帝正与几个部下议事,突然有一只老鼠爬出来凑热闹。那时候,大臣议事时都带有记录命令或旨意的笏。有位参军看到床上的老鼠,眼疾手快,举起自

一味惩罚非良方

己的笏向老鼠劈去。手起笏落,老鼠一命呜呼。

简文帝看到后虽没说什么,但脸色很不好看。有个下属看到简文帝的表情,就弹劾那个打死老鼠的参军。简文帝说:“老鼠被打死了,尚且不能令人忘怀,现在又因为这事儿伤害人,这就不更不应该了!”

这是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老鼠被打死,已经让简文帝不能忘怀,怎么能再因此而惩罚打死老鼠的人呢?我正在思考其中的“味道”时,又看到这样一条新闻。

某建筑工地有段时间经常被盜,尤其是脚手架钢箱,一晚上就丢了几百个。于是,看管人员加大了防范力度。一天晚上,小雨霏霏,有四个人翻越矮墙,不停地把钢箱往蛇皮袋里装。钢箱的碰撞声惊醒了看管人……三个人跑了,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被抓住了。

半夜三更的,看管人员没有报警,就把老太太捆绑在旁边的电线杆上。黎明时分,民警赶到后,老人才获救,所幸老人身体没有大碍。民警批评绑人者:“老太太这样做固然不对,但你们无论如何也

不能这样摧残她!”

智慧的人一直教育众生要“入乎其内,出乎其外”,希望把自己的心掰成许多块儿,分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因为人世间有些是与非是相对的,我们如果超越了这样的是非界限,就会有另一种结果。

《晏子春秋》里有个“烛邹亡鸟”的故事,说齐景公喜欢打鸟,就派烛邹管理养鸟的事情,没料到,烛邹不小心让鸟飞走了。于是,齐景公大怒,准备派人处死烛邹。这时晏子说话了:“烛邹有三条罪状,请允许我逐条指出,陛下再杀掉他也不迟。”

齐景公以为晏子要为他杀人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当然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晏子接着说:“烛邹替我国君主管养鸟事务却让鸟跑了,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;使国君因为鸟飞走了而杀人,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;诸侯听到了这件事,会认为我们国君重视鸟却轻视人才,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。”

朋友,你猜,烛邹的命运如何?答案不言自明。

可见,对于犯错误的人,一味惩罚并非良方,还要在疏导、教育方面多下工夫。